

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

锦绣园 轱雅等著 援一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
圆园园缘

限孕苑原原原园限孕原

I 援锦 援援II 援珠 援援III 援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援 圆限援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限孕数据核字 穴圆园园雪第 员限缘号

策 划：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：黄 浩

锦绣园 穴第五辑雪

主 编 押珠 雅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园限员原限苑限缘园

印 刷：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愿限伊员愿 员轱源

印 张：员限 字数 猿限园千字

版 次：圆园园年 缘月第 员版

印 次：圆园园年 缘月第 员次印刷

书 号：限孕苑原原原园限孕原轱 员限园

定 价：圆限援园元 穴全 源册雪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锦绣园



# 爱呀我的天

## 内容简介

认识他时她只有五岁，  
没想到多年后小女生情窦初开，  
竟然恋上了他。  
面对她的爱恋，  
他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 
可他内心却说好。  
相隔六年后，  
再次见到俊美的他，  
她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爱不如往昔，  
可他却说她年纪小，  
不懂得什么是爱情……

爱呀我的天

love me | page 园

# 楔子

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在这个下着雨的深夜，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，杜绝任何一丝凉意的入侵，惟有一户平房，大门破旧败坏，根本无法密合，只能半掩着，勉强遮挡一些风雨。

平房内，在微弱的烛光照射下，不难看出这户人家的家境。除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几把椅子和一些简陋的厨具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屋内十分空荡，寒风不时从半掩的门窜入屋内，更增添几许寒意……

屋内惟一的一张单人床上，躺着一名病恹恹的妇人。她背靠着墙，身上盖着一件缝补过无数次的旧棉被。

她的双颊凹陷、脸色蜡黄，嘴唇一点儿血色也没有。她勉强地睁开双眼，望着自己宛若枯木的手指，再度陷入了回忆的漩涡……

眼前的这一切，全都是她自找的。

还记得二十年前，她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。原本父母非常反对，毕竟他们是他们的独生爱女，一人远在异国，他们难免放心不下。最后在她的坚持下，他们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让她赴日。

在日本求学的四年，就此安然度过；而就在他即将准备回来时，认识了鹰村正和——这个集刚硬与软弱于一身的传统日本男人。

他们很快便陷入热恋，没有多久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！本来以为可以和正和一起开心地迎接这个宝宝，谁知道他却说，他已经有未婚妻了……

一直到这时候，她才知道原来鹰村正和竟是日本百年望族鹰村家的继承人，而他未婚妻也是颇富声望、富甲一方的神田家千金，两人可说是门当户对的一对。碍于两家的约定，他竟然告诉她，希望她可以继续跟着他，但他无法给她名分，要她做他见不得光的情妇。

她不敢相信，也不能允许他这样安排自己，于是，她负气斩断和他的关系，怀着身孕回到故乡。

当时的社会风气还十分封闭，父母一听见她四年未归，一回来却已经怀着身孕，皆认为家里丢不起这

爱呀我的天

个脸。在父亲愤怒的责骂与母亲伤心的泪水之下，她毅然决然地离开家，来到东部的乡下。

在这里，没有人认得她，她终于可以带着孩子重新开始生活了。

刚来到这个小村庄时，她谎称先生早逝，留下了遗腹子；小村庄的村民们纯朴热情，一听见她坎坷的遭遇，纷纷伸出援手，不仅空出屋子让她安心待产，甚至还安排她在工厂上班，以维持生计。

约莫半年后，她产下一子，母子俩就此落地生根。

她为儿子命名，让儿子从她的姓，取名叫“方雅彦”，今年已经十五岁了。

本以为她会和雅彦这么一直生活下去，谁知道在三个月之前，她突然觉得身体不适，紧急求医后才发现，她竟然得了肝癌。这几个月来为了治疗身体，她已经散尽多年积蓄，连母子两人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。现在，雅彦每天放学后便在附近一家汽车修护厂当学徒，赚取微薄的薪资，学习一技之长。

她知道自己没剩多少时间了，今天，她有许多话必须跟雅彦说，她得把一切都交代完毕，才能安心地走啊……

想到这儿，她眼底不禁浮现一层薄泪。她是多么不舍得离开孩子，但命运终究不是她能左右的。

耳边传来门被推开的声音，她连忙眨去泪水，迎接儿子回家。

门边，一名身材高挑修长，却略显单薄的男孩走了进来。男孩手上提着一袋热腾腾的食物，清瘦的面颊带着兴奋的笑意，快速将门带上，走到妇人身边。

“你回来啦？”她微笑着，但嗓音却是沙哑无力。

“妈，今天老板给了我一锅麻油鸡，我下班时老板娘还特地帮我热过了，我帮你装进碗里，你等等。”方雅彦说着便要去张罗，却被母亲喊住。

“雅彦。”

他疑惑地转头，“怎么了吗？”

“过来。”妇人扬起枯瘦的手，朝他招了招，慈爱地一笑，“雅彦啊，妈妈有话告诉你。”

方雅彦依言靠近，在母亲床边跪坐下来，握住那双冰凉的手，他语气低沉而温柔：“妈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望着儿子消瘦的两颊，妇人眼中的泪水再也隐忍不住，泪滴悬在眼眶，她哽咽地说：“雅彦，你从不

爱呀我的天

问起你爸爸的事，我知道你是怕我难过，所以不问，但是……但是现在我会把有关你爸爸的事，统统都说给你听。你要仔细地听，妈妈只说这一次，知道吗？”她轻抚过儿子柔软的发丝，不放心地叮咛。

不是她这个做母亲的自夸，若是雅彦吃胖一点、长得壮一点，会是个很俊的孩子……他像极了鹰村正和，尤其是那双墨黑的眉眼。待这孩子长大一些，眼神怕会和他父亲一般锐利吧！

想到这里，她拉开干涩的嘴角，微微一笑，展露为人母的骄傲。

“我知道。你快说吧，说完了快点休息，医生说你不能太累啊！”方雅彦努力隐藏起自己的忧心，把语气放得低软。

“我跟你爸爸，是在十六年前认识的……”她抬起眼，望向半掩的门，开始说起她和鹰村正和之间的情爱纠葛。

想起往事，她声泪俱下，隐藏了十多年的悲伤，就此一并宣泄……

她抹去脸上的泪，还不忘帮鹰村正和说说好话：“雅彦，不是爸爸不要我们，他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不要恨他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找我们，

但……妈妈恐怕等不到他了……雅彦，如果爸爸找到你，记得帮我告诉他，我依然爱他。如果爸爸要接你到日本，你就随他去吧！他毕竟是你爸爸啊！”他们是父子，她不希望雅彦恨自己的父亲。

由方雅彦的神情看来，他显得震惊而难过。

他不是不曾假设过自己的身世和母亲的遭遇，却没料到自己竟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在这个世界上……

如果父亲真的远渡重洋来找他，他该怎么面对？他也不知道……

“雅彦，记住妈妈的话，知道吗？”她眨了眨沉重的眼皮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沉声应道。今晚母亲会对他说这些，他大抵也明白了母亲将离自己远去的事实。说自己不感到悲伤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他不忍心见母亲继续被病痛折磨。或许早点走，对母亲而言也是一种解脱。

“还有，这个你拿着，千万别弄丢了……”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两个信封，“这个信封里面有你外公外婆的地址，你记得去投靠他们，帮妈妈向他们说声……对不起！”哽咽了下，她继续交代，“另一个信封，就交给你外公外婆，他们看了，应该就会明白

爱呀我的天

了，知道吗？”

方雅彦把两封信紧紧捏在手中，沉默不语，仅以点头表示回答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……雅彦，别忘了，妈妈爱你，也对不起你……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……”说到后来完全听不见她的声音了，她渐渐合上眼皮，眼角淌下了泪水……

也许是怨怼，怨他如此辜负自己；也许是不舍，不舍她与他，就此相隔天上人间……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一次，她会怎么选择呢？她相信自己还是会选择现在的生活，至少不会成为第三者，也可以光明正大地生活，不需要躲躲藏藏。如果……如果可以再见他一面，那该有多好？

# 1

一个月后

“好甜蜜社区”位于市郊，这个社区都是独门独栋的花园洋房，家家户户门前的庭院都栽种了许多的花朵盆栽，空气中隐隐飘散着桂花香味，让人宛如置身人间仙境。

原来，这就是母亲从小生长的地方……

方雅彦站在一户人家大门前，悄然打量着四周环境。

他肩上背着简单的行囊，两手捧着母亲的骨灰，循着母亲给的地址，找到了外公外婆家。

他们会相信自己是他们的外孙吗？如果相信了，他们又会怎么对待他呢？毕竟他是在那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出生的……而且，事隔多年，也不知道外公外婆是否还住在这儿。

爱呀我的天

love me | page 四愿

有那么一瞬间，方雅彦真的想掉头走开，可是母亲的话言犹在耳，要自己代替她好好孝顺老人家的……

在心中犹豫了半晌，方雅彦深吸了口气，毅然决然按下电铃，接着连忙站直身子等候。

不一会儿，最里边的门开了，一道年迈的身影缓缓步出，来到自己站立的大门前，苍老的声音隔着大门问着：“是谁啊？”

应门的老人一头白发、满脸皱纹，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腋下夹着报纸，身材矮小瘦弱。见到面生的人，他一双严厉的眉不禁皱了起来。

“你是……”老人家谨慎地问。

这位……就是外公吗？不，还是先确认一下好了。方雅彦先是礼貌地微微躬身，接着才道：“您好，请问方东国老先生在吗？”

老人家上下审视过他一遍，缓缓回答：“我就是。你是哪位？”

这时候，方雅彦才感到紧张。

他扯开一抹僵硬的笑，“我……我叫方雅彦，我母亲是方雪英，那么您……就是我的外公了。”

一听见失去联系已久的爱女名字，方爷爷震惊得

不能自己。他脚步不稳地退了一步，手跟着一松，报纸散落一地……

“雪英……雪英……”方爷爷喃喃地重复念着女儿的名字。

这时，门内由远而近，传来另一道声音——“老伴，是谁啊？怎么应个门这么久？”话音刚落，便见一名老奶奶自屋内蹒跚地走出来。

方雅彦心想：这位应该就是外婆了。

方奶奶一见老伴失神的脸，不禁担忧地问：“怎么啦，瞧你一脸苍白的，是不是血压升高啦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方爷爷缓缓摇头，一双隐含着忧伤的眼注视着方雅彦。

这就是雪英的儿子？他的外孙？

此时，方奶奶顺着丈夫的视线看见门外站着一名面生的少年，遂问道：“年轻人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方雅彦正要回答。

“他是雪英的儿子。”方爷爷沉声说道。

方奶奶一愣，然后倏地转头看向方雅彦，简直不敢相信，“你……”她瞪大了眼，脸上写满惊诧。

“是的，外婆，我叫方雅彦。”他垂下眼，从外公的眼中读出了复杂的情绪，他低声解释自己出现的

爱呀我的天

缘由，“是妈妈要我来找你们的。”

方奶奶连忙开了门，热切地握住方雅彦略显冰凉的手，眼中含泪追问：“雪英呢？雪英在哪里？”

一提起去世的母亲，方雅彦沉郁着脸，将手中的骨灰坛捧至外婆面前，宣布了坏消息，“妈妈在上个月过世了。”

方奶奶看见他手中捧着的骨灰坛，一时间难以接受，情绪瞬间崩溃——“怎么可能？雪英还这么年轻啊！雪英，我的雪英……”方奶奶轻抚着骨灰坛，哀伤低语，“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见到她最后一面啊……雪英，雪英你怎么舍得就这样走？雪英……”

见妻子痛哭失声，方爷爷吞下泪水，眼神变得锐利。他嘲弄地说：“她走得倒是干脆，把你扔给我们之后就一走了之？事隔十多年了，她一点都没有变，骄纵、任性，从来不会顾虑到父母的心情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没了女儿，你连孙子也不要了吗？你不要，我要啊！”方奶奶流着泪打断丈夫的话，努力做了几个深呼吸以平定情绪，这才展露笑脸，“雅彦是吗？我是外婆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你，会是在这种时候……你不要理你外公，就安心待下来吧！知道吗？”不顾老伴凌厉的眼神，她径自

牵着方雅彦的手，努力仰着头，看清这个方家仅剩的血脉。

她明白，老伴只是一时无法接受雪英已经去世的消息。他是后悔当初赶走女儿，也怨叹时间再也不会重来，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下，才会对雅彦说出这么残忍的话。

当年他对雪英的怨还没化解，可是雪英却已经走了，现在那股怨气，便统统转嫁在雅彦身上了。可是，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啊，雪英已经不在，雅彦是代替她来陪伴他们两个老人家的啊！

“可是……”方雅彦眼看外公是这么的不谅解母亲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，这样叫他如何待下来呢？

“要走就走，可没人拦你。”方爷爷冷声说完，便转身进屋。他两手背在身后，转过身，没人看见他老迈脸上的孤单伤感……

方奶奶眼看方雅彦黯然的脸，遂抹去泪水，朝他慈爱一笑，“别理他，那不是他的真心话。”方奶奶拍拍他的手，又道：“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生得好俊啊！可是就是太瘦了。别担心，有外婆在，一定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”

爱呀我的天

方雅彦目送外公的背影进屋后，看见外婆亲切和蔼的模样，心中的忧心稍稍化解了些，最后露出微笑，点了点头。

方奶奶拉着他的手，直往屋里带，“走走走，我们进屋去吃饭，别在外头冻着了……”



就这样，方雅彦在外公家安顿了下来。

这几日来，外婆带着他东奔西走，先是帮他办理转学手续，就读当地初中，然后又帮他采买了一些生活用品，还为他布置了一间非常温暖舒适的卧房……

这些，外公都看在眼里。虽然外公还是不接受他，却没有出声反对或者表达任何意见。在外公眼里，他似乎就像个隐形人似的。外婆安慰他，要他再给外公一些时间，总有一天外公会真正接纳他的。

这日放学后，他背着书包，骑着脚踏车，正在返家的路上。

就在快回到家时，经过了一家布置得温馨可爱的幼儿园。他如前几天一样，停下车，隔着栏杆望向里头一大群正在玩闹嬉戏的小孩子——

他每天都会经过这家幼儿园，总是忍不住停下来张望一番。看着这些小家伙活力十足、跑来跑去的热闹景象，他总会忍不住露出笑脸，心里感到轻松愉悦，一点负担也没有。

他不由得看得出神……

“哎呀！好痛……”只听闻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娇嫩童稚的痛呼声，他猛然回神，朝声音来源处望去——

只见一个小家伙呈大字形趴倒在自己脚踏车前方的泥土地上，一颗小头颅正面朝地，整个人就趴在地上没有反应。

方雅彦见状，连忙撑起脚踏车支架将车停妥，下车后，来到小家伙身边，抓起小家伙的一根辫子甩了甩。“嘿，你还好吧？”

一张沾了灰泥土的小脸缓缓抬起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含着楚楚可怜的泪水，因疼痛而委屈扁起的嘴上吃了一嘴沙，额头还有一道带血的小伤痕。小家伙明明是十分疼痛，却又倔强地忍着泪水的模样，十分惹人怜惜。

“还好吗？小家伙。”方雅彦拍拍她的头顶，见她趴在地上不起来，遂开玩笑地问：“要我扶你

爱呀我的天

吗？”当他正要出手扶她时，手却被她推开。

她抿着唇，一脸逞强，“不要，我妈咪说要勇敢，跌倒了要自己站起来。”她正要站起身，却好像力不从心，小脸因吃疼而扭曲。

方雅彦无奈地摇摇头，朝她伸出一只手，“你已经很勇敢了，摔倒了都不哭。现在，起来好吗？地上有很多坏虫子，你再不起来，它们会咬你哦！”

似乎要确认他说她“勇敢”是真的，她张大眼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把一只小手放在他张开的大手之中。

方雅彦微微使力，小家伙已经站起来了。

她低头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尘，转了转灵活的眼珠，悄然观察他。过了半晌，她才甜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大叔。”

大叔？他今年不过十五岁啊！方雅彦挑高了眉，显得好气又好笑。

他看着眼前的小家伙，她一身沾了泥土的白色小洋装，头发绑成两根辫子，以粉红色蝴蝶结整齐地扎起，此刻已经呈现散乱状态；粉色蝴蝶结对称她脚上那双粉红色的小鞋子，让她看起来像个芭比娃娃……好吧，像个不小心掉在地上弄脏了的芭比娃娃。

纵使她脸上脏兮兮的，但不难看出这小家伙生得